

捡到一张“幸运卡”

◎周周



晚晴周刊投稿邮箱:jhwb10000@163.com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顾伯坐在阳台上,一楼此时光线更昏暗了。

顾伯将手中泛着光泽的卡片举到眼前,卡片映着他布满皱纹似核桃的脸。静静看了几秒,他轻叹了口气又放下。“恭喜您获得《中国好声音》场外观众特等奖,您将获得由‘中国好声音’送出的128万元人民币以及苹果公司提供的价值12500元人民币笔记本电脑一台!”——这张制作精美的卡片正面印有“某某公证处”鲜红的专用章,背面是兑奖说明。

三天前在小区垃圾桶旁捡到的这张“幸运”卡片,让顾伯喜不自禁,他迫不及待地按上面的步骤登记个人“兑奖信息”。在他忙于操作时,一位大妈碰巧路过,看到他脸上收不住的笑容,打趣道:“看你笑得嘴都合不拢,肯定是发大财啦!”

“这到底是真是假?”正琢磨着,厨房炉火上的药罐传来“咕嘟咕嘟”的沸腾声。“唉!”顾伯叹了口气,忙跑过去。“老伴的药就剩桌上两包了,以后咋办呢?”摸摸贴身衣兜里的存折,折子上的数字还不到5000块,“万一是真的呢?”

犹疑中,顾伯掏出手机,颤抖着手指按下那串熟稔在心的号码:“喂,请问怎么领奖……”听筒里“公证处吴主任”标准的京腔让他一颗狂跳的心松弛下来:“顾先生,只要缴纳3988元手续费,128万的奖金两小时内就会打到您指定的账户。如果您放弃,这个名额就顺延给下一位幸运观众。”

“手续费能不能从奖金里扣除?”顾伯试探地问。耳朵里一阵快速敲击键盘的声音:“不行哦,顾先生。这是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我们不能违反。”对方态度丝毫不容商

量。“顾先生,您看清公证处官网的公告没有,领奖截止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过了这个点,您就与大奖失之交臂了。您再考虑考虑。”说罢,便挂断电话。

顾伯眯起眼凑近手机,点开“公证处官网”,浏览页上大红飘窗滚动播放着中奖者的汇款信息。“李某某,手续费3988元。杜某某,手续费2988元……”评论区里“李某某:已收到128万,感谢节目组!”“杜某某:58万已到账,苹果笔记本电脑速度真快!”顾伯眼花缭乱。

躺在卧室床上的老伴猛地一阵剧烈咳嗽和痛苦地呻吟。

“万一呢?”顾伯终究按捺不住一颗狂跳的心,三步并作两步向银行走去。“爸,天上不会掉馅饼。”顾伯小心翼翼地在ATM机上输着密码,耳旁似有女儿的劝告。“应该是真的,不然哪有这些评论?”顾伯心一横,将食指放在“确认”键上……这时,身后的玻璃门上一阵急促的拍铃声:“顾伯,别摁!”

顾伯一惊,不由得将食指缩回来,回头一望,只见一辆警用摩托车横在门口,来不及摘下头盔的社区民警小汪冲进来。

“顾伯,快把卡退出来。”小汪用手抹掉额头上的汗珠,举起手机给顾伯看市局反诈中心的预警通告。“顾伯,20分钟前您是不是与某公证处联系过?那是藏匿在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用AI冒充的。”顾伯呆立在小汪面前,哆嗦着双唇没讲出半个字。

“顾伯,您登录的公证处网站是山寨版。您看真的是……”小汪打开浏览器。

坐在派出所反诈宣教室,顾伯看着大屏幕上播放的

诈骗流程演示,冷汗不停地后背淌。原来公证处的“吴主任”是AI模仿真人,弹窗上“幸运儿”的收款截图是修图软件的杰作。更可怕的是,如果他转账成功,接下来还会有“缴纳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连环套路信息等着,直至骗光他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

小汪拿来正版公证书:“顾伯您看,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有正规的公证书封面,落款处有公证员的签名章和公证处的公章,整本公证书还加盖该处的钢印,涉外的公证书还必须使用专用的水印纸打印。所以公证书是不会像兑奖卡片那样随意打印在有图案或其他内容的宣传纸张上的。”

顾伯用力将中奖卡片撕成碎片扔进垃圾桶。

“顾伯,您家的情况我都了解,我帮您向街道申请的特困家庭补助金再过两天就会发到您手中,大妈的医疗救助也批下来了……”“汪警官,您真是我家的救命恩人啊,这让我怎么感谢您?”顾伯抓着顾伯的手一个劲儿地道谢。“顾伯,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您去买些牛奶,大妈需要补充营养。”小汪掏出钱包。“这,这,我怎好意思拿你的钱?”顾伯使劲摆手。“您拿着吧。”小汪将钱硬塞到老人手中。

顾伯双眼噙着泪珠回到家,小外孙女举着幼儿园发的绘画本奶声奶气地念:“陌生中奖莫惊喜,天上不会掉馅饼。”顾伯从阳台墙角废品堆里翻找出小汪送给他的反诈台历,那上面印有电信诈骗“8个凡是”预警提示。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要求“先交钱后领奖”的中奖信息都是诈骗;
3. 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要先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及短信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诈骗;
7. 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打款的都是诈骗。

楼下传来收废品三轮车车主的吆喝声,顾伯拎起攒了半个多月的废纸盒准备下楼。这里突然掉下来一样东西,他停下脚步,借着楼道的灯光,捡起来一看,又是一张同样的“幸运卡”。这次他没有丝毫犹豫,狠狠地将其撕成碎片,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永恒的记忆

——忆最后一位红十四军战士吴九成

◎缪锦国

最后一位红十四军战士吴九成近日与世长辞,享年111岁。按照老人遗愿,吴老的灵柩被送回他曾经战斗过的红色土地——如皋市,将择日安葬于如皋市江安镇红十四军纪念碑园。

我在吴老106岁时曾经采访过他,此时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吴老的笑容笑貌。

经当地名企业家申厚宝的介绍,2020年国庆期间,我上门拜访吴老。

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端坐在客厅中央,他穿着整洁的红军军装,胸前佩戴着一枚枚闪亮的勋章,显得格外庄重。吴老用清晰明亮的声音向我讲述起他年轻时的革命经历。16岁那年,他在如皋报名参军,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因表现突出,他很快被提拔为红十四军一师二团机动队队长,先后参加数十次战斗。说到这里,家人帮他拉起上衣,指给我看,吴老的右胸凹陷了一大块,留下了被敌人刺刀捅伤的伤痕。但这些伤痕并没有打败他,反而成为他坚持革命、勇往直前的见证。

吴老说到动情处,唱起当年的红军歌谣:“哎呀来哎……村村的红旗插山岗,穷人分田又分房,翻身的农民拿起枪。同志哥,保卫红旗保家乡……”

“可惜我的老首长何昆、参谋长薛衡竟、团长张世杰都牺牲得太早了,没有看到胜利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九成最大的愿望就是被组织认可红军身份。他曾申请认定,但是战乱时,红十四军的档案已不存在,因此他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认定。2015年,如皋红十四军研究会经过一年的调查走访,吴九成老人的红军身份终于得到了证明。2016年8月11日,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发文,认定吴九成为红军失散人员。至此,吴九成也成了江苏省唯一健在的红十四军幸存者。同年10月18日,江苏省民政厅负责人专程看望慰问吴九成,为他送上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老人埋藏在心中80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吴九成的儿女们介绍,老人心态平和,知足常乐,自食其力,一直以裁缝手艺养家糊口。后来,他年龄大了,裁缝活不能干了,就干农活,一直到95岁还能挑粪种田。101岁那年,吴九成不慎摔伤了脊椎,家人都很担心,没想到他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奇迹般地恢复如常。他说:“我曾经是一名红军战士,就要像个红军样子!”

从2019年起,吴九成带领全家四代20多口人坚持在国庆节举行“四世同堂”升旗仪式,连续5年不间断。



2月28日上午,崇川区和平桥街道濠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网格办联合南通中西医结合医院、“角度”造型工作室志愿者在富贵园开展“福启二月学雷锋,义剪义诊进网格”主题活动。专业中医师、理发师为老年居民们提供义诊、义剪,AI中医体质辨识和养生茶品鉴服务,并根据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给予有针对性的健康建议和指导,得到老年居民积极响应。李斌